



韩嘉川

二分钱的欢乐

刚刚下过雨，楼下的园子里有亮晶晶的水洼，两岁半的牧牧闹着要出去踩水，他妈妈带他去了。他在水洼里踩起水花，发出“咯咯咯”的欢笑，他妈妈发出感慨：小孩子的欢乐就这么简单。另一个下过雨的晚上，牧牧又缠着爷爷要出去踩水，被缠无奈带他下楼，又看到一洼洼水湾时，他边跑过去边喊：小孩子的欢乐就这么简单……

小孩子单纯到了未必理解妈妈话语的意思，却能复述，显然那是构成他欢乐的一部分，因此他记住了，且复述的时候再度体会那种欢乐。其实每个人都有童年的欢乐，只不过年代不同，构成的成分不同而已。

我小时候的夏晚，妈妈从幼儿园接我出来后，花二分钱，在福寺路的水果摊上买一块切成三角形的西瓜，我边走边吃，娘儿俩一路欢声笑语的甜蜜，到家后依然余味无穷。福寺路是一条水果街，街道两边摆满卖水果的摊位，每到晚上灯火通明，叫卖声与各种水果散发的香甜气息构成那里独特的味道。

那些摊子一个挨着一个，虽然所卖的水果或有所不同，其总名称都属于一个“果品店”，只不过有第一门市部、第二第三第四等门市部的区别而已。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经济指标的竞争，西瓜上市了，虽然每个摊子都有西瓜在卖，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纷纷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。一手操着西瓜刀，一手接过顾客选定的西瓜，此时面对站了一圈围观者，要把戏一样提出人们的疑问：这个西瓜熟不熟？

买瓜的人当然是要买熟的，他把那只瓜在手上“嘭嘭嘭”地拍，进而问几成熟？这一问，对方便有几分犹豫了，九成熟也是可以的，可熟大

了呢？此时他会拿一把半尺长的小刀，在西瓜上割出一个有一定深度三角，抠出来，一角鲜红的西瓜发出诱人的光泽，过称交钱成交。卖瓜人很少有失手的时候，堆在跟前的西瓜，如果有不熟的或熟大了的，他提前滚到一边了。

除了买一整只的，人们大多还是买切开的。看上去很随意地拿起一只瓜，接着向围观者发出像自言自语的疑问：熟不熟？随着手起刀落，“呀！”人们发出感叹声，那瓜熟得恰好。然后他横着一刀竖着几刀切下来，大大小小的三角形便摆在了跟前的砧板上，大的如四分之一大的五分钱一块，小的如十分之一大的则二分钱一块。盛夏之夜，在全靠蒲扇为纳凉设备的年代，难以入眠的人，福寺路卖西瓜的不失为一道消夏景观。

除了选瓜切瓜吸引人围观之外，再就是唱叫。拖着长长的回曲的腔调，把叫卖水果的产地、特点、滋味儿，甚至产地的风俗民情都在叫卖中唱出来，犹如一篇现代优美的广告词，且又不像有的相声那样饶舌，句句实在，口口有货。其中一位中年汉子，嘴角有几道雕刻一样的皱纹，似在强化其嘴上的功夫。他口头利落，无论问他什么，随口就来，从不打眼。把那个“甜”字唱得水汪汪的，令人离着老远便有口水要流出来，想必那是做买卖的童子功。

我在等待妈妈来接我的漫长时间里，常常会想福寺路的热闹情景，那是我们回家的必由之路。妈妈上中班时，晚上十点钟下班，好在工厂离幼儿园不算太远，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，也就是十点二十即可敲响幼儿园的门。

那时，幼儿园有吃住都在那里的长托，每周回家住一天，星期天或父母的休息日，或半

月才接回去一次的；也有每天送来又接回去的。我属于后者，妈妈每天上班前送我来，下班后接我回去。如果妈妈下午两点上班，便中午送我来。

下半天的活动多半是小朋友一起做游戏，小孩子之间没有隔阂很快就会融入一起，尤其是与体能有关的游戏，譬如跑跳、做操等。我在同龄的孩子中个头儿相对高的，在跑跳项目中显出优势。但吃饭时却常常陷入窘境。吃住都在这里的孩子伙食是统一安排的，大家排好队，先洗手，再戴上白兜兜，然后坐到一排小桌子前，每人一只小铁碗，由年龄稍大的值日孩子给每人一块玉米面发糕或花卷，小碗里扣一勺煮黄豆。而我被从队列里拎出来，坐到靠墙的一排小椅子那里，伙房的阿姨拿来我自带的干粮，或玉米面饼子或地瓜干。我放在腿上，小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塞。五岁的我那时对于吃什么并不在意，但是其他孩子围在一起的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，让一边被冷落的我深切地体会到孤独滋味儿。尤其是有阿姨出于怜悯，看到打饭的桶里还剩没有分完的黄豆，便让值日的胖姑娘打一勺给我，那个姑娘挖一勺黄豆高高举着，喊道：放哪里放哪里？那时我觉得尴尬极了，我的手上只有包干粮的布，怎么能接下流着汤汁的黄豆？幸好有阿姨看到了，赶紧拿一只小铁碗走过来……

饭后大家在院子里自由活动，或捉迷藏，或打沙袋，或分成两帮你追我赶“抓坏人”。疯跑一阵儿，便被召唤起来，排队上厕所，然后洗手洗脚上床睡觉。我被安排在空荡荡的教室里，陪伴我的是一位老奶奶，她在用针线

缝补衣服，那时整个幼儿园里很静，只有白墙上的挂钟的钟摆在滴答滴答响，每到整点的时候连续敲响几下，我会默默计算着还有多长时间妈妈就来了，而每到半小时“铛”的一声，常常被吓一跳。我要上厕所时，就央求老奶奶陪我，不光院子里黑，走廊里虽然有灯，但那种静也令我害怕。老奶奶很善良，虽然也会抱怨几句，但总是不厌其烦地陪我。

老奶奶讲的故事因为有口音我听不大懂，那时我便走神了，耳朵里会听到不远处福寺路上嘈杂的声音，也会想起那位口齿伶俐的中年汉子的唱叫。卖莱阳梨的时候，四分钱一斤他会说成一毛钱两斤半，听上去像不要钱一样的便宜。没人问价时，他就唱莱阳梨的产地与传说。那大抵到了入秋时节了，而窗子外面传来“红央（瓤）萝卜”的时候，秋风便凉了，到了关窗的时候了，那时老奶奶会讲她农村老家的事，譬如刨地瓜收苞米修房子准备过冬的事。

那时就觉得时间是被无限拉长了，长得窗外的夜空都变得无限幽深，能看到的星星都那么不耐烦，像不愿看我的白眼儿一样。那时候的静是凝固的，我在其中常常是动不得的。直到一声呼唤我小名的声音传进来，我的身体才从凝固中醒来……

小牧在他妈妈眼睛的注视下，心里也是甜蜜的，我相信那时的他比吃什么都高兴，因为妈妈并不限制他是否打湿了裤子，弄脏了衣服，那种欢乐来自他所感受到的所有信息——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他不会说，但是他知道。就像他爷爷小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来自妈妈的甜……



今生最满意的是做了一个书生

最近读的一本书叫《中年之路——人格的第二次成型》。书扉页上的一句话：中年，是一段从痛苦到意义的旅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心理学家詹姆斯·霍利斯，译者郑世彦。郑世彦说起他翻译这本书的过程——他在一本书里看到被引用了这样一段话：“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。一般来说，这是最关键的时刻。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调整、新的适应的时刻。这意味着我们的灵魂组织了这场危机，制造了这种痛苦，因为伤害已经造成，改变必须发生。”郑世彦被这句话惊住，当场搜索它出自哪本书，出自哪个作者。郑世彦找到了詹姆斯·霍利斯。当他发现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版本时，他便找合作者翻译了这本书，最后又找到了合适的出版社出版了它。

我读到了惊为天人的这句话，也买回了这本书。这本书最恰当地为我提供了读书的意义。

我们天然地活着，目光对准了外部世界，率领着一个兵团未经识别的欲望的强兵干将。在40岁之前，我们的人格不过是对外界反应的集合，我们还很不了解这个世界。我们被别人或者自己要求着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有权利有影响力的那种。因为无明，这个过程无比痛苦。荣格认为，我们的灵魂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，有其自身的目标，那便是求得圆满。对一个人来说，便是了解生命的运行是怎么回事。一个前半生依赖性较强的人，后半生需要学习自力更生；一个控制性较强的人，后半生则需要学会顺其自然。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心灵就会轻轻敲击我们；如果我们还是毫无意识，心灵就会用板砖拍打我们。

这就是读书的意义。读书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无明，发现无明对我们的伤害；如果不读书，无明就是一个莽撞的野兽，继续扯拉着我们奔向更大的无明。心灵的板砖一直在无情地拍打着无明的生命，而生命一无所知，只会抱怨和无聊，用酒精麻醉自己，被生活教训得鼻青脸肿而不自知。

是的，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，制造了这种痛苦。因为伤害已经造成，改变必须发生。

我的无明，是因为阅读而被认清。持续的阅读，经久的阅读，呼吸一般被需要的阅读，才让我一点一点地增加牵制住人性欲望那匹野马的力量，有了和它和平相处的那么一点一点的可能。

我把这个世界的人分成读书人和不读书人。在我的心中这是两个物种。而且，世界上人类种族最大的区分，就是读书人和不读书人的区别。我所尊崇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读书的，而且是资深的读者。查理·芒格也说：“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，一个都没有。”芒格任何时候都会携带一本书，随时随地品读。他的好搭档巴菲特也是如此。芒格说：“巴菲特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看书，余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自非常有才干的人进行一对一交流。”他们是有着巨大财富的人被人们羡慕。其实，财富只是他们巨大思想能力的附带品。马斯克也是个读书人，世界首富其实是他最微不足道的头衔。

听过管理学家刘润的读书经验：学习要像须鲸一样狼吞虎咽。须鲸是海洋中那种巨大块头的动物，最小的须鲸体长也大于6米。须鲸是怎么吃东西的？它大嘴一张，管它是浮游生物、小鱼小虾还有海水，先把所有的东西吞进体内，然后把有用的东西消化吸收，没用的东西喷出体外。对于刘润来说，读书学习也是如此，不管什么样的书，先大量输入，然后把有用的知识吸进体内，变成智慧。

我的读书方式有两种：一种是阅读世界一流的经典好书，这是一些被我确认为生命之药的书，它们是伟大之书，像克里希那穆提的书、《少有人走过的路》之类，是我一生反复必读的书。生命会遇到至暗时刻，这个时候，伟大的书籍就是我最伟大的药品，给我消炎让我镇定。更伟大的药品是读书给我的感悟：我们总说人生坎坷命运无常人类之间要么内卷要么钩心斗角，就好像人生总该平坦无奇一路安顺似的。其实，根本就没有人与人之间恒久的温情和岁月静好。无常是最寻常的事情，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。再遇到人生波折、情绪起伏之类的事情，我正在学会淡定待之，它们不就是活着的常态嘛！

另一种是像须鲸那样去阅读。只要有闲余时间，我就听书，在手机上阅读。须鲸似的阅读也让我捕捉到很多小鱼小虾类的智慧，它们像杂食，照样变成我生命中的营养液和维生素、矿物质。持久地坚持，它们逐渐地让我的知识体系变得越来越完整，像一棵不断丰满起来的枝叶繁茂的树木。

我把自己的在世身份说成是书生。我感恩于自己的这个身份，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要最满意的的事情。如果有来生，假如上苍许我再做一个书生，那么我依然会兴高采烈地来到这个艰苦卓绝的地球上，当一个地球人。如果不许我做一个书生，那么，这个地球我不来也罢。

江舟

太平角的感动

无数次走过这里，清晨、午后或是夕阳西下。时而隐时现的林间道路，蜿蜒曲折的木栈道，奇石嶙峋的巉岩海滨，让我感受到新奇，也感受到熟视无睹。大海，包容着一切，映衬着面前所有的美好，也和时光一样平淡恒久。这就是太平角，八大关的延展和余脉，两者浑然一体，却独领风骚，各具韵味。一关一角，从字面上，也显露着各自的大气和含蓄。

太平角里，最美的是太平角一路。她勾勒起了整个太平角海湾，让四周的疗养院、别墅群，纷纷有了灵性、活力和线条。即使是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屋，也能成为时尚的点缀。

人们在这些建筑中，疗养休憩、品茗会友、展示文艺，把精美的院落，营造成一个个艺术空间，吸引了无数文艺青年。

我一直记得的，是来这里工作十年之余的一个午后。

朋友告诉我，“来喝杯咖啡吧，这里还有一些值得看的好书。”我其时刚开始接触一些文学写作，正对文学作品渴望而摸不着门道的时候，于是欣然前往。地点恰在经常走过的太平角一路上。太平角公园甬路的西侧，新开了一家名为“缤纷”的咖啡吧。记忆中那个秋天的童话里，挤满了婚纱摄影的新人们。

这个午后，温和明媚，寒风虽凛，但阳光普

照。推开“缤纷”的玻璃门，是一个仅十多平方米的小厅。靠里墙边的位置，有两排软式沙发，已有人占据，是两对各自玩手机的年轻人。服务生在正对玻璃门的吧台后忙碌，厅的中央还有两张小圆桌和几只高脚凳，没有客人落座。朋友在门的一侧高脚凳旁等我，略有歉意地说，“沙发座早就被人占了。”我却并不在意，甚至乐于此。书放在桌子上看，总比两个胳膊擎着要轻松惬意得多吧，何况还可以随意写画点儿什么，可以随意地远眺窗外的风景。

果然，还没来得及看到书，窗子的轮廓和窗外的风景，便映入我眼帘。窗子是透亮的，顶部嵌着丁字形的窗棂，沿着窗棂点缀着五彩的装饰条。正是晌午时分，明亮的阳光，从海面上反射过来，更加耀人视线。然而，不知是时辰合适，还是窗棂的设计合适。总之，那反射的阳光并没有直刺眼底，恰如其分地被窗棂挡住，留下了窗外所有的景色。于是，刚从寒风中走进小屋的我，甫一坐定，便享受到了阳光的暖煦，而又全无射线笼罩之苦。

我在这惬意的温暖中向窗外望去，远处几艘庞大的货轮清晰可见，这一年中也并不多见，何况多雾霾笼罩的冬季。而今天的货轮，游弋得格外慢，海天亦然为之静止，像是一张蓝色画布上滑行。也许，这只是幻

觉，它们真的是停在那儿，等待着进港，沐浴着难得的冬日暖阳。近处，有一艘小船，飘在海面上，随波逐流，一个人在船上，茕茕独钓。在这环境中，渔者恐怕早已不是为了收获，而是要享受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孤寂了吧。

海岬的礁石向海里延伸，一对年轻人伫立在礁石上，全身的白色，长长的纱裙在海风中飘逸。海水开始涨潮了，两人浑然不觉，周身也没有围着摄影师，难道是在独自享受冬天的海景。我想，风景和人物自然会留下底片，但这心境，肯定不是人群熙攘时的浮躁和应景，而是相互会意的沉静和用心了。

栈道上，时而穿行过几个跑者和泳者，跑者穿戴整齐，泳者上身裸露；跑者步履轻盈，泳者步伐坚毅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偶尔，走过了几个正装的过客，貌似第一次来到这海滨，姑且算是游客吧。有一对老伴，坐在木栈道的长椅上，相互依靠着、交流着，似乎坐了很久很久。他们在回忆蹉跎岁月，在谈论家长里短，在享受着紫外线和负氧离子，这是他们今天的生活，也是我们明天的生活。我们何不从现在开始，卸掉伪装，毫无顾忌地，享受阳光，享受自然。风景因时而异，因人而异，流动在窗外的人们，让我在寂寥的寒冬里感动，心底里涌动着一股股暖流。

魅力之地

华的市区，地理位置极佳。“燕岛秋潮”是奥帆中心的一块重要板块。听听这个名字，就会有无限的想象。落潮后的沙滩上，一片片礁石林立，奇形怪状，像一个个“守护神”矗立在不同的海域。当秋风吹来，大潮涌起，惊涛海浪席卷着汹涌的海水拍打着堤岸，发出一阵阵“轰鸣”的声响，那些经过海蚀已“千锤百炼”的礁石却纹丝不动，挺胸傲视着不断咆哮的潮水，直至“气喘吁吁”，悄然退去。这里被称为“燕儿岛”，如同“琴岛”“麦岛”“灵山岛”“田横岛”“竹岔岛”“大公岛”“黄岛”“红岛”等一系列“岛”一样，都是青岛这块土地上的璀璨明珠。只是燕儿岛真正向市民敞开宽阔的胸怀，被市民们热情拥抱的时间，比起其他“岛”来说稍晚一些。但这就越发显得珍贵、珍稀、珍爱。

“情人坝”，浪漫而温馨的称呼，奥帆中心的另一“魅力”之地。当年一位获得奖牌的帆船运动员在这里与心上人定下了“终身大事”，于是这条原本普通的防波堤便披上了美丽的面纱，成为“爱与情”的象征。走上情人坝，放眼望去，那长长的石板路，像一条巨龙安卧在宽阔的大海上。顶端的灯塔犹如龙头，末端的建筑像是龙尾，将陆地和大海相隔开来。坝上靠海的一侧是高耸的旗帜阵，上面悬挂着30多个国家的旗帜，与入口处的另一个旗阵遥相呼应，蔚为壮观。走在旗下，听着风铃的声响，举头望着蓝天白云，几只鸽子鸣叫而去，顿感世间是如此的安详、和美，生活是如此的和谐、幸福。

在奥帆中心，凭栏相望桅杆如森林般各种船只，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震撼。那一艘艘挂着不同国家旗帜的帆船，静静地停靠在港湾里，像是在养精蓄锐，又像是随时在等待着出征的号令。奥帆中心的美，是天造地设。大自然早就悄悄地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美“胚子”，却又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。这里地处浮山湾畔，背靠繁

华深情表演，情侣们会手牵着手，依偎在铁栏杆旁，迎着海面上缓缓吹来的带着咸味的清凉之风，一边喃喃细语，一边欣赏周围的景色。

间或，还会出现几只“不速之客”。但不必紧张，这些见过世面的流浪猫，并不是来“乞讨”。它们并不缺吃缺喝，更多的是喜欢凑热闹，蹭“热度”，看风景，活出个不一样的“猫样”来。五花六色的猫咪，结伴而来，成群而去，难怪它们不是情侣，也难怪它们不喜欢这种充满欢乐的场面。动物是有灵性的，懂得什么是幸福，什么是忧愁。每次我都会随着猫咪走出好一段路。作为爱猫者，我期盼它们安全无恙，更愿意看它们无忧无虑的样子。

夜晚让奥帆中心更美丽。几十栋环绕在大海周围的楼座，天黑之时透过灯光和镜头，会出现各种画面。这种现代化的灯光秀，无疑成了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亮点。灯火辉煌时看碧波粼粼的海面，像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颜料，感觉跳进去，就会变成“彩色”身体。那些停泊在港湾里的游艇此时变得更漂亮。白色的船身在不断变化的灯光照耀下，一会儿赤橙黄绿，一会儿青蓝紫，眼花缭乱，美轮美奂。幻觉也会油然而生：这是现实的生活，真实的场景吗？

在奥帆中心打造“灯光秀”，与其说是一个创举，倒不如说是锦上添花。青岛的老市区在西部中山路一带，当年，那里是市民和外地游客必去之地。繁华的商业街，景色优美的栈桥，以及行政机关所在地，这一切都让老市区有意无意地建立起了自己的“华美”。

30年前，青岛东部华丽转身，很快成为青岛的“新区”。这个新区的出现代替了原来老市区的“繁盛”，变得更为繁荣、华丽、耀眼，充满了活力与魅力。灯光秀安排在这里，在吸引了大批市民与游客的同时，更像是在向世人宣告，一个崭新的不一样的青岛灿烂炳煥。



会照相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

“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”

失落者在国医书院号脉，在读书台饮酒

“走进彼此泪水中，洗涤染尘的躯壳”

■停泊 高连保

